

回到過去的咒語。

—WHISPER OF THE RAVEN.

他叨著菸站在聖堂大殿的二樓，嘴裡的菸沒燃，就只是叨著。聖堂是上帝底下最後一片淨土，在這裡他不抽煙。

他手插在神父袍的口袋裡，斂著眼俯視下方。

大殿一樓正在進行彌撒，台下的信眾們專注聆聽著台前主祭的頌詞，間或回應幾句虔誠祝禱，一片寧靜祥和。

高聳的尖拱式設計讓整個聖堂顯得崇高恢宏，主祭禱詞的餘音沿著大理石的牆面傳了上去，似乎循著這樣溫和的步調就能直達天父跟前。

「雷森。」

一聲呼喚從身後傳來，清潤的嗓音即使打破了這樣的寧靜卻不致突兀。

他回頭，看到那個總是一身白色騎士袍的人朝自己走來。

金綠色的眼微微眯了起來。

那人紮成俐落馬尾的琥珀色長髮隨著步履的動作輕輕擺動，在靠近他的時候動作明顯一頓，表情猙獰：「你怎麼在這裏抽菸！？」

「睜大你的眼看清楚，沒點。」

「叨著也一樣。」

「囉嗦。」雷森翻了個白眼，轉移話題，「找我？」

「是啊，找你好久了。」知道對方嫌煩，那人無奈地笑了笑，「主教大人要我們過去見他。」

「那傢伙又要幹嘛？」

「有新的任務。」那人回道，然後不贊同地搖頭：「……雷森，你應該對主教大人多一點尊重。」

「哈，我跟他還只是見習修士時就認識了，能把哥林多前書記成腓力門書的傢伙你要我多尊重？」毫不留情地掀了某德高望重的友人老底，雷森把剛剛叨著的那支菸收了起來，低頭又往下方的彌撒看了一眼才朝對方邁步：「走吧。」

那人看著他的態度只忍不住歎息，叨叨絮絮地說著主教畢竟年紀大了，要多讓著對方一些，表示他應該好好身體力行一下尊重友善包容。

聖父在上，自己年紀將近主教兩倍呢，到底誰才是年紀大的那個？

——多麼令人懷念的光景。

一塵不染的披風像翅膀一樣搭在那人肩上，白色的背影讓他心下一陣感嘆。

不過……

他伸手撫上光滑的左臉，他到底還是習慣有那道疤的存在了。

「蘭斯洛。」

他看著那人應聲回頭，然後在視線對上他手中的槍時瞳孔一縮。

「——以父之名，阿門。」一句簡單的禱詞，沒有等對方開口，他眼眨也不眨地扣下扳機，身後聖歌的旋律如潮水湧來，卻在槍聲響起後瞬間止息。

子彈深深埋入那人的眉心，鮮紅的液體濺上潔白衣袍，像是玫瑰開在雪地裡。
帶著未能褪去的錯愕表情，如慢動作般，那人後仰著倒了下去。

「……真解氣。」

雷森握緊手裡的槍一吁，他冷冷看著那個被他一槍爆頭的人，將槍口殘留的硝煙一口吹散：「老子想這麼幹很久了。」

像是一個信號，整個世界跟著他槍口消散的火藥味一同崩解，世界的碎片在他身邊化成煙灰然後飄散。
明明寂靜無聲，他卻彷彿聽見了熟悉的玫瑰經頌詞。

最後一切重歸黑暗。

雷森睜開眼，視線正好和蘇摩對上。

對方看起來像鬆了一口氣：「老師，您醒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為了教廷派發的任務，今天一早他們就出門去了尼格里塔的教會分部詢問相關事宜。當地教會並沒有常駐的驅魔師，因此對於他們的到來相當重視，在與兩人解釋過任務相關事宜之後拿出了一份卷軸詢問雷森意見。

數日前，有人在廣場以“回到過去美好時光”的名義發送這個魔法卷軸，雖然因為來源不明所以沒多久就被城裡的警備部隊逮捕，但在那之前已經有很多民眾拿到這樣的卷軸了。
教會將東西交給雷森，希望他們能順便協助調查來源，卻忘了告訴他們只要打開卷軸魔法就會啟動，兩人回到馬廐旅店打算研究一下這份卷軸，於是就有了剛才那段情境。

……去他的美好時光。
看到那張他這輩子都不想再看到的臉簡直讓人心情糟糕透頂。

看來大概只是個惡作劇魔法，沒什麼特別的。
雷森掏出懷錶看了一眼，畢竟在教廷那麼多年什麼稀奇古怪的都遇過，不到五分鐘他就破解了這個幻覺魔法。

朝一旁的搭檔望去，對方低著頭坐在原位上還沒醒。蘇摩確定雷森沒事後朝塵遠伸手想試著把人叫醒，卻被雷森阻止了。

「蘇摩，別叫他。」雷森嘴角勾起一個惡劣的弧度：「我看看這個死禿驢要耗多久才會醒來。」

「老師……」蘇摩不贊同地蹙起眉頭，卻對師父們不曾間斷的攻防難以制止。

「——沒事，別擔心。」雷森重新點根菸塞進嘴裡，笑著揉了揉少年的白髮：「不過是個把對象記憶抽取一部分來製造幻覺的術式，雖然這傢伙不懂魔法，但只要認知到這件事就會醒來了，對身體不會有什麼影響。」

難得有機會看這個禿驢犯蠢，何樂而不為？

蘇摩無奈地看著對方一臉愉悅的樣子，只能默默放下了手。
這兩人三天兩頭就開打，彼此都不願示弱，連這種小事也不放過。

相較蘇摩的擔憂，雷爾夫倒是饒有興趣地盯著塵遠，「嘿，塵遠先生也不懂魔法嗎？」
他以為對方那天幫蘇摩和自己治療所用的是治癒術之類的魔法，雖然隱約能感覺和平時遇到的那些魔法師或女巫做的不太一樣，但他本以為那只是東西方魔法系統的差異。

「嗯，一竅不通。」雷森吁了口煙，手指點了點菸將灰燼彈落。猜到了雷爾夫為何提問，於是又補充道：「那天幫你們療傷那個不算魔法，是他個人的先天能力。」

塵遠的能力是治癒。

血族的自癒能力本來就比人類強，但若是受到重傷的話還是得一段時間才能完全恢復。
由於能力的關係，塵遠的自癒能力比一般的吸血鬼快很多，效率拔群，幾乎可以說是超速回復。而這樣的能力甚至可以透過觸碰的方式傳到別人身上，加速對方傷口恢復。
那是將自己的能力暫時性地“分”出去，不是魔法。聽起來似乎十分方便，不過作用在他人身上時會依照傷重程度回應同等、甚至成倍的痛楚，而且只能治傷，無法治療疾病一類。

「總之先看著吧。」雷森無所謂地表示：「該醒的時候自然就會醒了。」
要是拖超過十分鐘就等著當笑話看。

雷爾夫湊到蘇摩的耳旁，悄聲道：「老闆，雷森先生果然想幹掉塵遠先生對吧？」

「……。」無法反駁。

「賽西瑟斯，醒來。」

他睜眼，入目是刺眼的光。
再然後是站在光之後的那個身影。

空氣陰冷刺骨，血液揮發的繡蝕腥氣和著地下特有的濕意瀰漫了整個空間。

「賽西瑟斯，」那人輕緩地開口：「知道這次錯在哪嗎？」

他恍惚地看著對方跟前那盞燈，火光落在周圍的地面上，溫暖明亮。
光線灑落，燈盞周圍石鋪的地面映出一片深色而乾涸多時的痕跡。

思考似乎已經變成一件困難的事。他張口，嗓音低啞破碎，每個字都像是竭盡全力：「……不夠……乾淨。」
他已經數日滴水未進，好幾次都是咬破手腕吞嚥自己的血液才得以生存。

「……不該被人看到。」他閉了閉眼，強迫著乾澀得發疼的喉嚨發出聲音。

那天他剛結束他的任務，面前的門突然被一個女人打開。他一身血汗抬頭，視線正好與對方對上。那女人看著房裡的狀況發出一聲淒厲的尖叫，轉身逃了出去。

他只愣了一下就追了出去，卻在繞過長廊轉角時撞見這人站在那裡，一身藏青長衫在風中微微揚起然後落下，一隻手握著女人纖細的頸子，輕描淡寫。

一聲清脆的喀響如羽毛落地。

那雙墨藍色的眼望過來的時候他就知道自己的下場了，這是他的失誤，理當受罰。

「嗯，那麼下次該怎麼做？」

「——不留活口。」他答道，語調平板無波。

「很好。」那人朝他傾身，白茶色的髮絲在他眼前晃過：「記住你今天的話。」

下一秒，一股燒灼的劇痛自他的左肩像要將整個人撕裂似的傳來，那個將他固定在牆上的支點瞬間抽離，銀器自血肉中重新擦過，再次灼傷他原以為已經麻木無感的創口。

終於被放下來，賽西瑟斯膝蓋一彎，抽搐著跪倒在濕冷的地面上，糾結而染滿血汗的長髮掩過大半張臉然後垂落。他屈著身子發出幾個零碎的抽氣聲，自身體質已經讓左肩對穿的傷口迅速止血，但在銀器帶來的影響下卻恢復得極慢。

「別再犯一樣的錯誤，賽西瑟斯。」那人手指漫不經心地撫過染了血的銀矛，由上而下地看著伏在石磚地上的人，眼神冰冷：「你知道我一向不能容忍失誤。」

賽西瑟斯額頭用力地抵在地上，腦裡一團混亂，傷口疼得幾乎讓他無法呼吸。普通的傷痛著痛著就麻木了——但銀器造成的創傷永遠都能給血族帶來瀕死的錯覺。

「...是.....」他輕喘著低聲回應，如夢中囁語：「.....是，父上。」

.....第三根菸。

雷森凝視著手裡已經快燃到濾嘴的菸蒂，緩緩吁口氣捻熄了它。

塵遠依然垂著頭坐在那張椅子上，時間已經過去快半小時，卻依舊一點醒來的跡象都沒有。

蘇摩起初還會進出廚房整理東西，頂多偶而飄來幾個關注的眼神，到後來卻是直接隔著餐桌坐在塵遠對面盯著對方了。

大概是感受到蘇摩神情凝重，連帶著雷爾夫也不再說話，只是默默地坐在對方身旁。

——他們都知道，太久了。

從符文的術式排列來看，的確是只要認知到自己是身在幻覺之中就會醒來，雖然幻象是從回憶中直接抽取完整片段這點來看，的確比較難以突破，但這時數就算是對於魔法沒有太多概念的塵遠來說還是太久了點。

蘇摩幾次回頭望向倚在門邊的雷森，但看到對方擰著眉專注看著自己搭檔的眼神，才到嘴邊的話只能又吞了回去。

即使雷森和塵遠平時常常講沒幾句話就打起來，但關鍵時刻他們卻從未拖過對方後腿。長年的搭檔關係培養出來的不只是信任，更多的是某種比革命情感更加深刻的東西。

他的老師絕對不會做出對他師父有害的判斷，蘇摩深知這點。

他們安靜地坐在旅店大廳裡，除了冬夜風雪拍打門窗的聲音和壁爐火焰偶發的劈啪聲之外，再無其他聲響。

就在蘇摩又打算回頭時，塵遠有了動作。

幾聲短促的呼吸，塵遠哆嗦著抬起手，像要把手指埋進去似地攥緊了他左肩的衣料……或者更貼切來說是隔著衣料狠狠地、自虐般地，將指尖陷進自己的血肉裡。

他緩緩地彎下了腰，低聲呢喃。

「師父……？」感覺到狀況不對，蘇摩眼神一緊站了起來，伸出手就要按上對方的肩。

隱約地，在靠近塵遠的時候他聽到那個總是不愠不火的聲音低語著一句話……

——不留什麼？

下一秒，雷爾夫猛地咆哮著化形成巨大的黑狼撲向蘇摩，一人一狼在慣性下摔向一旁，將原本排列整齊的桌椅推亂撞散。黑狼的獸爪在木地板上劃出一道長長的刮痕後停下，喉間發出幾聲威嚇的低吼將白髮的少年整個人護在身後。

黑亮的皮短靴踏上厚實的旅店餐桌，雷森幾乎是瞬間就來到塵遠面前，手中長刀還來不及出鞘就在一聲鏘響中撞上了尖銳的指套——那裡是方才蘇摩頸動脈的位置。

塵遠的眼已經完全變成了血紅色，目光沒有焦距但卻是冰冷的，遵循著本能反應，攻擊的目標立刻就轉移到雷森身上，右手成爪從側面狠狠劈了下來。

——毫不保留的殺意。

雷森眯起眼，長刀連鞘擋下了塵遠幾次攻擊，對方出手快而凌厲，幾次短暫的拳腳相接後，雷森抓準機會扯過僧侶的衣領將人狠狠砸了出去。

旅店大廳裡響起數聲轟然巨響，被扔出去的人接連撞翻了幾張桌椅，雷森沒有給他任何再爬起來的機會，一個箭步追過去，在塵遠準備翻身再起的時候將人一把壓制在地上。

「死禿驢你給我醒醒！」雷森刀鞘抵在塵遠的頸子上忍不住咒罵，該死的，早知道這傢伙反應會這麼誇張的話應該一開始就直接把人叫醒。

回應他的是一雙冷冽的紅瞳和再次揮過來的利爪，雷森頭一偏，險險避開了對方這一擊，但兩人距離太近，塵遠尖利的指套還是在他頰邊留下了一道不淺的劃痕，幾滴血液灑落在塵遠明黃色的僧袍上，留下幾個深色的血印。

血液的味道頓時在兩人之間散開。

看著塵遠準備再次攻擊的樣子，雷森沉著臉抬手，握拳毫不留情就朝對方臉上貫了下去。強硬的力道讓塵遠頭一偏，但卻沒能停下他手上的攻勢，指套尖端寒芒閃爍，直取雷森頸側。

雷森迅速地收手格擋開那下凌厲的攻擊，然而塵遠似乎是用上了十成力，錯估對手力道的雷森頸側還是被劃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血液立刻就在雷森深色的衣袍上暈染開來。

頸邊傳來的陣陣刺痛讓雷森眼神陰翳了一瞬，看著塵遠一雙毫無起伏的赤目，他伸手扣著對方下顎將那顆光潔的頭顱往地面狠狠一撞。

『賽西爾！你鬧夠了沒有！！』屬於血族特有的空洞嘶吼瞬間在整個旅店大廳裡迴盪不止，雷森單手攥起塵遠衣領將對方的臉拉近自己，厲聲喝道：『看清楚我是誰！！！！』

塵遠的雙眼猛地對上那雙金綠色的眼睛，呼吸一滯，連帶著再次已經往前送的手一頓，在離雷森胸口不到幾公分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——賽西爾。
只有一個人會這麼叫他。

塵遠怔怔地放下手，突然又想起方才釘在左肩上的那支銀矛，他低頭顫抖著撫上那個記憶中的傷處，卻只碰到一片平坦。
腦中那個灼燒著像要將人撕裂的痛楚如此真實，然而手指觸碰到的地方卻已痊癒填滿。

思緒一片混亂，一瞬間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。

「清醒沒？」雷森緩緩鬆開塵遠衣襟，直起腰皺眉由上而下地俯視：「再發瘋的話我也不客氣了。」

塵遠抬頭望向對方，這人深深地看著他，像是要看透他的靈魂似地，凝視著他。

……是了，這裡是尼格理塔，不是阿剎邁。
面前是他出生入死的搭檔，不是那個冰冷決絕的男人。

他想起那個遙遠的冬末早晨，陽光灑落在他帶血的衣袍上。盲眼老者面容安詳慈藹，被歲月刻劃滄桑的手掌輕輕放上他的頭頂，語調和緩，只用言語就重新洗鍊了他的人生。

『不求脫俗斷念毫無罣礙，既然生而為人，便只求你能在這塵世紛擾中尋出自己的路，走得更遠……故贈你法號塵遠，你要謹記在心。』

——他是塵遠，不是阿剎邁的暗鴉。

他是塵遠。

他以為自己早已離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很遠很遠，然而實際上他從未踏出那段血染的山林。

過了許久，在靜默中雷森聽見塵遠模糊的呼吸。

他擣著眼發出一聲極輕極輕的嗚咽，像是終於能卸防的訴苦，啞啞地湮沒在闐寂無邊的荒涼裡，慘澹得讓人想哭。

FIN.